莆陽文獻

莆陽文獻卷之十一

記

導伊水記

蔡襄

伊水出伊陽縣西南山北流至闕塞析東會于洛自闕塞始釃水行一十八里以貫都城伊瀕大山屬連數百里多材木林竹薪蒸椽栗之饒歲取之設方桴以載浮伊而下循渠引行萃于城中物衆售平人用賴焉其後渠廢水涸昔之可浮而至者悉載且負久之莫或復也寶元元年今振武軍節度使知延州范公以資政殿學士吏部侍郎居守西都首圖伊渠之

利乃命知河南縣事王益恭巡檢李昭慶迹視其故計費度功以監竹木務劉信河南主簿歐陽昱總工徒秋八月二十七日始作冬十一月十六日役休納石竹絡以障大川更起隄防擁其來勢及城且五里洛渠橫前不得絶其流而度編木爲槽承以石趾架而通之向之㦸負者復舍陸而浮矣官寺民舍往往支取其餘溉注園池磯磑爲利滋博其年公持節守邊明年以書語某俾述渠以遺後人庶完治勿壞某竊謂近世守官亟更易無常處所臨之郡官稱姓名適在人耳目則又罷去雖良吏勢不能施發德惠遺

溉風俗之久視其地其民置之若遺迹非志於民者孰去而思之耶公方專制羌虜蚤夜設方略審機勢以攻取決勝爲事今乃拳拳洛人之利而不忘可謂志於民者矣

郭氏旌表門閭記　　林光朝

一夫以孝聞而天子喟然爲之改容且至大書其門以褒勸旌異之莆之東北隅惟林氏爲故家雙闕今無恙南北衝衢道由是出必立馬停轡而後去三百年來有郭君孝子視昔人爲無慚色者先生貌古心不雜所視惟壽丈口不論時事聞他人之過則掩耳

而去以是豪傑愚暗暌愎辯佞雜然人品何所不有與之處或累刻積日彌月竟歲或邂逅一觴間許是必以處仁為古之人先生發時遊大學以操尚稱四十餘客錢塘聞毋夫人之喪徒跣走二千里每一哭輒嘔血家貧甚無百錢儋石之儲及治葬雖故人有所饋不肯受聚土為墳而廬之於其旁塋兆廣袤不出三數丈有甘露降赫日當中則霏霏下晶明宵潤土脉欲動乃如異時所聞者余於是吊先生於廬下先生杖而起且曰義重事親有所不足敢以是歟吾子是歲郡國白之朝有旨旌表其閭前安棹楔門

左右累土高尋有四尺堊以白而丹其旁角此故事
也前代帝王應法復孝友之家璽書具存則聽復君
子之澤不過五世先生所以遺其後者雖帶礪不足
尚也先生六試于禮部以右迪功郎補潯州司法叅
軍秩滿再調德慶府錄事叅軍昔者元德秀六十不
知女色先生過六十而後委禽焉其在他日足跡可
數不必道說而人自信之每夜半嘗焚香適取之販
婦已而棄去曰此但與瓦礫塊土等耳余一夕夢先
生踽踽然衣巾如寫水旦日詳其夢其童僕自外來
猝然曰先生遇夜浴何嘗解衣余每怪夫夢之無從

也投直萬石君父子楚之兩龔李仲元管寧陽城其漸澂渟處也瑟焉如玉鏗焉如金又如氷寒火焦不必以語人先生固不待三十年而後議論乃定也隆興更元漸祚門閭彥華於先生爲族子屬某書其事筆來下者三年矣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迴從之道阻且長溯遊從之宛在水中央此爲先生之閭我不出戶而昔至也時乾道元年四月三日

五芝亭記　　前人

紹興二十年春太守陸公命其堂曰三瑞蓋從邦人之請且紀事也四月之吉乃與客登堂合樂張飲是

面池飛觥臺之東南俱有異產如嬰兒之拳者凡以五酒數行客起而環觀之時有通人洽識者矍然曰佳哉是所謂煌煌芝之英也吾往時嘗游大梁見於華原鄭公之第殆猶今所見也越句日本茂而實滋其大盈尺小者亦或數寸輪囷秀出不可名像欲翔而止欲躍而留有如環者有如璧者如蟾蜍萬年而角者公由是私自異之乃為壇聚黃冠祝之三日遠近相攜而觀者蓋如堵牆焉公之治蒲也訟平而禁約化行而令隨人安以舒百物順也雨暘之禱晷刻輒應自春徂夏麥隴大熟黍穗十倍陳粟未散而新谷

已升三十年來視今爲樂歲也甫人父兄相與言曰吾爲兒童既壯且老矣聞某地朱草生某郡之山出器車某歲天馬來景雲集寶昌現當其時居人日食四誧東阡西陌栢去經百步是必正衣冠束帶而後往也今天下罷兵十年官賦以儉民齒以蕃繇祥之氣日以淪洽靈芝之五莖產于公侯之圃歷歷如是者所傳聞者太平之應自此發之頌公爲福於天下而無忘此土也於是雜然以歌詩詠由爲公賀者之初生其色如釜金旬日如凝脂又如渥丹復一變隱然而紫暈今畫工所傳者最後黃中之色也公乃以五

之名斯亭而命州民林某為之記時六月丙午朔也

艾軒祠堂記　陳俊卿

淳熙壬寅夏四月永嘉林侯仲元來守此邦政尚嚴明以厚風俗敦教化為本閱數月閩郡之士咸造于庭曰莆雖小壘儒風特盛自紹興以來四五十年士知洛學而以行義修飭聞于鄉里者艾軒先生實作成之也先生學通六經旁貫百氏蚤游上庠已而思親還里開門教授四方之摳衣從學者歲率數百人其取巍科登顯仕甚衆先生之為教以身為律以道德為權與不專習詞章為進取計也其出入起居語

默問對無非率禮蹈義士者化之間有經行井邑而
衣冠肅然有不可犯之色人雖不識望之知其為艾
軒弟子也莆之士風豈無所自先生歿已六年人思
其矩範頗得立為祠宮春秋薦以苾芬以慰邦人之
思而垂後來之勸敢以為請太守喜曰古所謂鄉先
生歿而可祭於社者非斯人其誰乃擇城南隙地爲
屋十六楹丹雘一新像貌煥然崇德尚賢關首興起
越明年二月丁酉太守率諸生有事祠下一郡之人
莫不奔走瞻敬因謀刻歲月謁記於予予與艾軒游
四十年所謂三益之友其可辭先生諱光朝字謙之

艾軒蓋其自號也少有聲場屋年五十始擢太常第天子聞其名召試館職入著庭為吏部員外郎國子監司業兩學士人服其素行矜式惟謹出使廣東以儒生平劇賊　朝廷嘉其能增秩召還為國子祭酒車駕幸學命講中庸　玉音嘉奬賜以金章不旬日除中書舍人以繳駁不當為御史者遷工部侍郎請外以集英殿修撰知婺州待次逾年得疾三日不起天下之士莫不傷其才有餘而用未究也況邦人群弟子乎昔楊厚歸犍為以黃老教人門人循為之立廟嚴君平在蜀以忠孝訓俗人亦爲之立祠今艾軒

之學行文章為吾里宗師可無祠乎然則守侯之政亦可謂知所先務矣

脩復艾軒祠田記　劉克莊

初郡人祠艾軒先生于城南田以贍之者忠定趙公也稗以實之者正獻陳公也不幸先生二子繼卒猶子成季字朴仍有賢名忠定客也又卒家事益落田為二姓所得諸孫曰鈞者愬于計臺方公大琮喟然太息曰鬻祀田非法也沒價返田法也吾使鄉部率厚毋薄檄郡丞以寔名錢酬元直之半俾復其舊會易帥他路事不行田既去祠益圮鈞復愬于郡楊公

棟亦喟然太息曰古者祀鄉國之先賢以為先師艾軒非先賢乎式閭表墓自昔有之田非閭墓比乎迺新祠宇復諭二姓曰先生在不殖寸產没豈與鄉人較數畝之田者雖然誘先生之廉讓利故家之清貧取而有之此名不可安也方公去矣寘名錢不可覬其以郡緡十有二萬酬若等二姓退聽毀券歸祊公又曰是嘗一鬻矣安保其不再乎覈其田凡八畝三角三十一步歲得穀十七斛有奇錢千圓久遠而可托者莫如學以田隸學曰文郁先生孫也宜主其祭鈞井伯孫也有勞於田令學官以其歲入分給二子

馬首孟子論善士而有一鄉一國與天下之辯以陳良為楚產以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至伯夷伊尹則不然今夫前陳後方莆人也其於先生猶曰吾東家丘云爾忠定番人也楊公蜀人也地如此其遠也歲如此其久也事先生如此其共也豈私於東家者乎若先生者所謂天下之善士乎楊公起倫魁由樞掾尚書郎出牧其來以風化為先務旌賢崇德蒐遺繼廢於是二劉二鄭城北四先生之祠皆新朝廷嘉公治行就擢刑獄使者垂發命某曰圯者葺侵者歸矣子二大父實同飏宮其書于石某不敢以衰病辭

淮東總領所寬廉堂記　　前人

淳祐乙巳司農少卿淮東總領金華王公埜上章再求去上留之進本寺卿訓辭曰爾行之以寬裕本之以潔廉此朕所以懇惻用情于爾而不忍遽促之歸也祇若成渙勉爲朕留公初出使慨然謂是職之難有二操切病民也出納汙人也於泛已者極其嚴責人者極其寬至是讀王言而喜曰上英睿洞照群下凡臣所爲陛下固知之矣迺取寬廉二字扁其聽事西偏之堂記諸石以荅天寵夫理財之難尚矣先朝雖重三司使之權然所任之人皆寇

準晏殊王堯臣包拯蔡襄宋祁諸名臣熙豐以後稍
用惠卿嘉問之徒謀之於內薛向吳居厚之流行之
於外元祐知其弊擢李常攽曾出鮮于侁將漕以救
之未幾豐亨豫大之論起有魏伯芻者以胥吏之智
變鈔引之法求多不已遂啓侈心而召伏患南渡後
音首欲痛革然賦入既狹兵費浸濶其取之於民者
終不能復祖宗之舊而四總建馬蜀稱趙開以[illegible]
三王人各極一時材臣能吏之選百餘年間酒茗鹽
鐵蒐求無遺蘊矣於是用事者方以為未至更出新
智以圖富强卒之無他繆巧不過籠商賈困郡縣而

已蓋時賢所操之術非獨惠卿嘉問之所不肯談向居厚之所不敢為亦伯芻輩之所不忍盡試者也使其利歸公室猶且為國聚怨況或以潤其屋而肥其家乎上益厭之而擢任公等兵曰公通儒識我飢飽矣民曰公長者知我疾痛矣余來江鄉耳聞目擊者如此或曰公方今多壘之秋財殫粟亡非手運牙籌如飛者殆不能濟而王人之言雍容如彼君子之論舒緩如此如事功何余曰漢下告緡搜粟之令罪至沒入天下莫應及欵兒寬則牛車檐負爭輸惟恐右內史之去以寬不以嚴也渭上之耕木牛流馬之

運厥功大矣而其根本乃在於成都田十五頃桑八百株以廉不以汰也行督責之政以稅民深者為賢容斯之法也奪祿賜之富以文其與民爭利之過焉大夫之言也或者語塞因次第其說以復公命

興化軍新城記　　前人

莆為郡且三百年猶不克有城昔曰樂土也緩事也一日盜起汀邵他州塒陴浚隍惟莆四封蕩然破扉不闔未幾盜寖南侵勢且及境富家窖寶物寠人挈空身咸欲潰去郡人陳公宓始倡板築之議士民和之臺郡是之會王侯克恭病委其責於通守趙君汝

幽事方有緒而王趙相踵即世趙侯汝固始至潁郡
力已疲則拜疏求助于朝有　旨賜祠牒五十末至
而趙侯去陳公與郡人太息曰城其中輟乎於是天
子擢曾侯用虎知軍事侯博訪于衆或謂城庳且薄
不足恃或謂費雜且廣無以繼侯奮然曰庳者可高
也薄者可厚也役不可以已也且吾患無政不患無
財益市木石益傭工徒先是官畫丈尺俾僧幹築僧
有能否有勤惰而官無賞罰侯斥逐其不勉者向之
苟簡悉趨堅好既成長一千二百九十八丈高一丈
八尺表裏以石覆以磚五門樓堞丹堊煥然憑高望

之鉅麗突兀疑化人之所為畫史之所摹也凡用石以丈計者五萬七千一百七十二甎大小六十七萬八百夫五萬一千四百縻緡錢二萬四千六百七十七楮幣六萬六千八百內楮四萬朝家所貽錢楮各千漕臺所助餘悉出郡帑肪於紹定三年之春訖於四年之冬蓋三百年不克為者一朝而就然則求無緩事乎樂土果可常恃乎夫敵無脆有備者勝固無小善守者全樂毅能下齊而不能拔莒即墨之二城佛狸能飲江而不能克盱眙之孫壘往事之明驗也兀朮懲儂寇之患城廣城邕城桂嶺海之民始與其

居嘉定鑒閘橋之迹大城江北樓櫓相望然後並邊郡邑各能自立近事之已効也玩常而忽然又喜逸而憚勞華元之謳子罕之朴人之常情也以習安爲懼以恃陋爲戒畢程之智子囊之忠侯之盛心也侯治郡尤清苦省逢迎之厨傳廢游觀之土木獨民閒有大利病必勇於興除不以役巨費夥而沮城成之明年歲豐盜熄乃下令蠲夏稅一年以撙節之羨代輸憊侯知築是城又知所以守城矣初役之興陳公最盡力且率大夫國人各相斤斵其後通守趙君汝駉判官趙君汝茯與有勞焉甫人喜守備之固美著宣

之勤復悲陳公之不及見也某亦版籍一民貲不足以豪鄉閭力不足以荷畚鍤盡獲以筆墨小技記事之成顧非幸歟

興化軍創平糶倉記　　前人

平糶倉者太守寶章曾公之所作也公在郡三年蠲弛于民以鉅萬計至是復楷幣萬六千緡爲糴本益以廢寺之谷寺之產及五貫而糴民不與也倉之政擇二僧而付吏不與也糴視時之價不抑也糶視糴之價不增也別儲錢楮二千緡備折閱又撥廢寺歲三百緡供糜費歲儉價長則發是倉以糶之歲豊價

平則散諸錢易新谷以藏焉其纖悉載規約而建置大指如此郡人驩呼雷動更相賀曰異時富家南船迭操谷價低昂之柄以制吾儕之命今公為民積谷五千斛富家之仁者勸鄙者愧南船亦不得而擅壟斷之利矣非可賀也夫先王委積之法遠矣熟而斂飢而散李悝之法也賤而糴貴而糶耿壽昌之法也今之常平是已貸其本取其息荊公所謂周官之法今之社倉是已然艮齋魏公猶以二分之息咎朱文公以為祖金陵之餘論公為是倉忠厚惻怛有常平不費之惠無社倉取息之謗純乎仁義而不以一毫

霸政參之矣或曰不有常平乎曰常平之遇歲豐也不易而腐也易而無所受也是倉則不然其易也無害於僧也其糴也有利於民也常平以使者典領使者去民遠而不時發也郡縣去民近而不敢發也是倉獨於郡而不屬於使者也掌乎僧而不掌乎吏也守以規約而不守以文法也廣先賢之遺意輔常平之不及不在茲乎或又曰艮齋之論高矣美矣其後艮齋之倉先廢而文公之倉不獨延人守之往往達於天下郡邑則以二分之息扶之故也乃若有本無息日消月磨本竭而倉敗矣曰別儲之錢為是設也

昔無倉而今有倉公之惠也脩其政無使之壞養其本無至於竭後人之責也立法而過憂後日之必弊則法不可立矣爲善而逆慮後人之不能繼則善不可爲矣公將奉使江右顧瞻舊邦眷焉不忘其待吾民厚也若夫潤澤之以俟君子其待後人尤厚也公名用虎温陵人倉作於院廢址以紹定六年季夏落成廳事中敞兩廡對峙屋皆三間垣廡宏壯莆田丞陳子顒實贊其議涖其役二僧住褒山者曰智上住華嚴者曰法均云

仙遊縣學尊經閣記　　卓德慶見本傳

仙邑士友蘇國台輩以書來諗曰邑庠之有六經閣尚矣歲久屋圮書籍散失歲在甲寅趙貳令汝催攝邑事徹邑治之西樓而為是役然經營草草莫宜其地功不果就今昭武趙侯適至既謁先聖顧瞻大息曰化民成俗必由乎學垂世立教莫尚於經是役也長民者事也惡可以已然費浩邑窘安所從給於是裁職員會學廩與時之乾沒於官若吏者尊委廪謹之士尸之朞年得羸貲餘五十萬則曰吾今可以議是役矣遂相地度工改作于遵道堂之東偏命某等董其役未閱月而告成列楹有覺重簷斯飛周阿峻

嚴廷宇宏敞將以嚴六經之藏而以諸子百家之書附焉其下為堂扁曰文會俾某等與邑之俊秀日講道討古其中以相磨礱浸灌又以祭器多庋古制則諏經證典捐金若干易而新之秋丁釋奠行禮慶成諸生充然咸若有得且矜奮曰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侯之賜侈矣不可泯焉無述子郡人也且知侯為深請志之余辭不獲則復之曰聖經猶日月也豈待斯閣而後尊哉侯之復斯閣也豈但侈縹囊緗帙之富飾玉軸牙籤之儲魚魚雅雅以是為尊經哉夫經非空言之謂也尊非徒敬之之謂也彼明經而

利青紫者固陋矣其有業春秋者曲學阿世習論語者附王傾漢學周官者而以聚歛貽中原之禍他如神道設教飲食宴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之說以文姦罔上皆經之賊也其於尊也何有諸君於文會之頃相與切磋亦有警於斯乎毋亦以空言視經也不以徒敬為尊也必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尊所聞行所知也如有用我執經以往將有得其一二句終身受用不盡而為名輔弼者有平生力學所得不過三字以為　累朝献者夫如是其於尊經庶矣乎侯聞之作曰是某志也盍刻之以詔不朽侯名與泌秀于公

族宛若韋素持身居官內外斬斬葢學有本領者故於為政知所先後如此國台等皆邑善士故能體侯志而翼其成云

寄軒　余謙一

文章宗師曰歐蘇氏歐自瀧岡竣事一迹不至家林守潁樂其風土遂為終焉之計蘇亦出蜀不復歸既欲歸嵩洛又欲居廬山甚者以蒜山房容自詭末年竟歸陽羡以死委先廬樂僑寓捨故鄉留他國詎非通人一蔽歟丁丑寇作吾族之甍連棟接者化而為烟為埃族之人往往流徙奔竄近稍還集顯伯弟於

故居一牛鳴地得三間壁屋携妻子以居一軒明快遂以寄名蓋曰吾先人之廬吾力未能復而心未嘗忘寄於此非敢安於此昔重耳以晉難故奔於狄者五年一朝至齊即懐其安不復以反国爲意向微子犯悔其可追乎茲名所以識也夫不更宅左氏所書能復守周公所頌予聞其言而有取焉莊列之論以身世爲逆旅以宅居爲傳舍此論行能使人厭檢束而事倡任舍真實而崇幻妄余又慮夫末流之獘寄而至於媮也故君子於此不敢一日廢吾學伯鸞之於吴貧而寄者也舂廡之下禮敬行焉臺卿之於壮

海急而寄者也複壁之中訓義出焉乃若遭世亂離少陵翁于夔于襄于成都所寄無定在詩自夔州以後鏗鍧蹈厲端可上媲風雅循其所寄之跡攷其歲月而論其為人學問功夫誠有不可誣者今顯伯之寄於斯非他州異縣也非傍人籬落也其視二三子之困厄窮亦足以為安矣人之情當厭亂之餘則喜聞放達之論處幸安之境則易忘兢畏之心顯伯勉諸此學之所以不可已也顯伯為余言將求扁額二大字於石岩方子予恐未悉其所以名故爲之記如此以著其心而又使覽觀自省焉

將樂縣桃源橋記

黃淵

將樂南劍路支邑也邑十里南曰桃源溪古渡也溪有橋汀廣午道也東西行者利之歳異月殊水磯橫斷並溪之民或塗以茅度以木繩以筰夏潦秋霖茅朽木蠹筰亦解折涉者病焉今總管李侯士弘始下車惻然曰橋梁不脩誰之過該邑簿徐某前廣德路同知吳某董其事僧覺德首受役要縣是有輸財者捐粟者助工傭者築石為址櫛而方之釃為洪導而四之不低不柞架梁其上左右埂丈六十有咫環築以石直欄橫檻崇麗堅緻輿者行者如行几迮泝楮

一萬萬餘而民不以為苦且勞與役於大德丁未十月竣事於至大戊申七月祭飲之日仕於此邑者邑之已仕未仕者田夫野叟共祝橋壽余於是賀此橋之遭也不可不記

環翠樓記　　陳旅

豫章范孟德集賢直學士揭先生之世婣也其子良臣靜莊而嗜學先生以其弟之子妻之良臣從先生學于京師余數與語而知其世之務夫德也范氏居豐城東六十里楮山在其南寶林招雲在其東西蘿溪在其北而浮游之山峙焉孟德於所居之東為樓

四楹以度書而使良臣居之良臣讀書之暇馮高望遠則層巒列岑拱會聯絡近則巨木崇竹參錯蓊翳環樓而覩何其蒼然者之皆來也於是先生名其樓曰環翠且爲大書之良臣又以先生之言來請記余告之曰先生亦欲子益務夫德也珠生而岸不枯地有寳藏則神明之光舒焉善侯息耗者不求之於人而觀其屋室門戶之潤澤也賢者亦何事於山川草木之觀哉而賢者之所居則山川爲之明秀草木爲之津華其善色之所鍾則在其屋室門戶之閒矣然則樓曰環翠者其范氏務德之休徵乎昔御史中丞

馬公伯庸與余言曰吾書坐華陰縣解山翠飛至几上其山有隱君子吾不得而見也余每憶其言則有復塵之思焉他日過豫章之野望豐城諸山挹其飛翠而想見其隱於是者亦庶幾若人哉

興化縣譙門記　朱文霆

興化縣故為游洋鎮宋太平興國中改為縣初治興泰里　國朝皇慶中遷廨業里民屋鮮少市塵盡閑長民者類以土狹賦寡邑可以治而門觀弗飾至正十三年為藏吉公監邑之二年令行事舉人和歲豐公謂斯邑雖小視古男邦門觀弗作是鄙夷其民也

既大脩縣署遂改製飾坊為譙門門距縣可五十舉武為楹七間斲以巨杉甃以文石廣五十尺有二崇三十尺有一面蓮峰背石沂湘水溪其左清樂橋其南綺疏玲瓏甍角清亮而向之山川殊改色矣於是鑄壺以金浮箭以水啟閉昏晰百度悉正亭微之行夜嘗正之讀法士牛之迎春老稚之觀詔莫不會於是至若農書之班則驗裂景焉群祀之界則數刻漏焉孰謂譙門徒事夫美觀而已哉民既悅甚相與求記於予始事則十三年之十二月也卒功則明年之三月也問其材則公以率以倡而民資助有差也問

其功則召之役而官與直也嗚呼予讀班固漢史曰戰譙門則門之上有樓也曰巢車曰塹壘木樵雖以巢為譙以樵為譙皆樓於軍中以望敵者也嘗聞盜闞永福公提兵塞𡋨嶺游洋晏然無恐今登高以望遠惟見夫民之食力不懈也弦歌不輟也非有務稜可望必俟乎巢車之登木樵之壘而譙門之戰也然則公之為此也以是為臺門觀闕之遺制而貽之以文也文物盛則治教興吾知紫氣三日之祥其將復見於此歟公名藏吉字吉祥世以閥閱稱

興化府儒學興造記　　前人

按郡志學創於宋之咸平廟宇中峙紹興改創始左廟右學有宋高宗御書故為之閣今御書亡而閣存其下即戟門是也廟制先聖南向先師兗國鄒國二公居左十哲則自閔子至曾子東西侍坐豈當特獨顏子孟子配於廟庭歟以顏曾思孟坐於南面疑起於近代配位距先聖以後而已至正庚寅冬十月本道分憲田公九嘉偕二丞公諸學始而盥薦滌濯同器田公大斥其非暨釋菜瞻貌象踧踖弗寧退而進有司而告之曰先聖先師同位禮歟敎授棄應禮學正陳英觀對甚悉曰非禮也禮猶有類此歟則又曰

舊制堂有上下不過廉隅之殺耳今殿峻而庭夷縣

上縣者若系下縣者若隧而八音大不相屬矣舊制

戟門外爲靈星弗作門戟法用二十有四而僅用其

半則又非古矣田公曰噫釐而正之可也顧謂郡侯

判官迺麻歹曰子前進士也其爲之勿讓侯承命既

糾其贊禮之非者遂與學官度筵之廣深以秩神位

曰復聖公曰宗聖公曰述聖公曰亞聖公四坐從東

西向十哲以次位於其下惟夫子巍然面南而獨尊

卷衣龍蟉幄綈金絇配享而下皆冕芾斯皇位致孔

嚴侯又酌閩學近制爲壝于前棨夾于兩階去堂廉

少殺而下可布武春秋合樂使下管鼗鼓崇牙業虡
之器皆于此乎樹凡琴瑟石磬之比於人聲者則登
而樂之懸斯不失其倫矣顧惟儀門南臨大道不可
再作門但即儀門飾以采雘為戟二十四昭其數也
侯又俾學官因其署而新之教授有司明誠有堂東
距道化堂之左云越明年春丁侯與郡長僚佐行三
獻禮祭服祭器儀式逾整田公按郡還自漳侯率學
官以其事白公嗟賞久之惜不獲一請而去是役也
費皆出於學緡以百計應禮遂述其本末徵文於文
霆以記之文霆惟禮之廢久矣吉禮尤廢也其僅存

者猶見於社稷孔子然社稷不屋其禮差簡殿堂門戟得用王者禮惟孔子為詳詳則於上下降殺之間不謹其辯可乎夫正兗沂郕鄒之位者禮也為堂上堂下之級者樂也門戟之嚴罍洗之絜皆所以行乎禮樂也憲官糾其疑有司任其責學官供其事於法可書田公以國子生選侯以進士舉皆雅有文宜其明於禮焉

東軒記　方公權 附見方大壯傳

方正仲字真仲初名岩祖登諸科授海豐縣尉

族弟譓吉即東園之東葺數椽居之堂廡略備花果成列扁以東軒說者曰震東方也爲長子其於馬也

爲善鳴爲的顙請以馬喻夫馬產於冀北來於西域未有知馬首之自東者予以天象求之房爲天駟屬蒼龍之宿環以東騎騎官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故馬八尺以上爲龍乾初陽東左爲震震乾皆象龍馬說文曰在木中爲羲御升扶桑之象君名家駒也俶儻權奇如日方升驤首奮鬣宜在天閑秣趙魏刷幽燕鳴六鸞從八騶一日而千里也功成名遂歸老田園有酒有湑開飲東窗誦淵明之詩老兄與族親賓友歡于此一笑相親不亦樂乎

莆陽文獻卷之十一 終

記

古易堂記

吳源

五經惟易最古易惟先天一畫最古自畫而辭則畫古而辭今矣自經而傳則經古而傳今矣以文王而視伏羲則伏羲之易為古以周公而視文王則文王之易又古以孔子而視周公則周公之易抑又古矣至費氏而古易遂變爲今至鄭康成王弼而今易不可復古噫使天下後世不知聖人作易繫易之藴皆漢晉諸儒之過也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

孔子之易伏羲之始畫卦卦即字也六畫而成卦畫
全而卦已立初無待再書卦名而後顯文王總六畫
而繫之辭於其卦也而辭之又豈復書某彖某卦於
卦辭之上周公分六畫而繫之辭於其爻也而辭之
又豈復書某爻某位於爻辭之上孔子特自為傳非
敢亂易之文則於彖傳大小象傳之上皆當有所表
而今易皆闕何也自費氏以前四聖之易各自為卷
簡不相連文不相襲費氏而後畫辭雜見經傳錯出
於是世無古易矣孔子曰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
矣斯言先儒嘗疑之予謂孔子之贊易雖在七十之

年而學易未必不在賛易之先安知非五十時為此
言哉易不可不學而亦不可以易而學學易必先明
乎易之所以作而後可以得易之理必先考求古易
之文而後可以正今易之得失予嘗編定古易經二
篇以復羲文周公之舊傳十篇以復孔子之舊又將
著之說以發明經傳之㫖顧年近五十日坐斯堂研
窮兹事必期於成編而後已恐其有所遺忘也是以
見於名堂焉世變方來時事日非而予乃欲兀坐一
室著人所不好之書為人所不好之事無乃大迂乎
既用名堂則又為之記拜志予迂癸卯白露前五日

莆古易堂散人吳源自記

遊逆峯紫雲嵒記　　方時舉

莆多佳山水出城北十里有山蔚然而九葉者蓮花峰也峰之陽有宮翼然于平凹者紫雲嵒也洪武己酉冬十一月之望予宗姪履道約諸友會焉繼文好也于時天陰風恬予與朱原大楊原吉步自城求履道抱琴從予過烏石山下出鼓樓坡貨源清偕鄭敬德來迎于壽溪之上邀至其家啜茗由田間取道溪橋橋南遇陳本初度橋北沿溪東行轉洋西登山入平林陟峻嶺始履平凹憩盤石上夾道皆喬松鳥磔

磔下上縈紆古磴隱隱聞鍾磬聲抵山門山之僧斷江肅客東樓則郭維貞吳元善潘士泰葉原中黃原志與宗人用明載道皆先至矣憑軒而望壽溪繞其下壺公立于前如端人高士逈出塵表穀城五侯大甜諸峯踴躍東騖海外風帆出沒煙雲杳靄之間頃之劉性存陳廷賓亦至劇飲歡甚於是吟者論詩書者弄翰畫者戲墨歌者擊節迨夕山空籟靜淡月微朗原大鼓棊歌水雲數曲鏘然冷然若聞廣樂於鈞天也方期旦日捫蘿絕嶺訪陳仙篆石冊井羅漢石室而夜半風雨驟作眞遊難必心賞遽違感慨繫之

矣嗟乎人生百年間亂離風雨憂患十居八九嘉會
能屢得乎予與諸君生茲土去茲山咫尺予年四十
又一始一會焉若陳維昂朱德嘉陳必大宗兄用晦
以老病不能會丘伯安陳虛中以遠不及會李叔英
宋貴誠蔡景辰黄孟仁鄭德孚黄性初釋清源又爽
約不會嗟乎茲會果能屢得乎會之友咸分韻賦詩
且屬吳原善圖于壁予因記其山水之勝遊賞之樂
嘉會之難與夫會之歲月于左方是月十六日齋中
樵者方榥記

原素齋記　　前人

余友楊君原吉儒而隱於醫者也嘗以原素名其菴脩息游之室客有疑其義而問於予曰原吉全形哉曰形其外也予盍觀其內林林而生孰不有形形本無形太初冥冥氣合形聚厥質斯具惟質之始是名太素太素之初形與神俱養而勿傷外充內腴七情內淫搖我之精六賊外侵耗我之真真耗神衰精搖形瘦神去形留太素乃漓故吾守吾神于以全吾形客曰原吉調神哉曰神其末也子盍探其本蠢蠢而動惟神之用養神有道毋真之喪縛我心猿吾真乃存縶我意馬吾神乃舍故吾全吾真于以調吾神客

曰然則原吉祿真哉曰子得其素矣盍往觀其人乃相與造其室則左圖右書原吉焚香默坐手執素問一卷惟澹惟泊太素之宅惟靜惟清太素之庭素以祿真太初以爲隣客顧謂予曰是衛吾其身者乎昏天瀰埜札瘥載途其如蒼生何原吉聞而笑曰昏天瀰埜吾將飫以太和之膏札瘥載途吾將醉以至醇之醪故不熇熨（熇酷同燒也熨紆物切伸物也）而民怡怡不鍼石而民熙熙吾將措斯世於太素之天吾又奚祕吾之玄客乃仰而吁俯而嘆曰素之義大矣哉微斯人吾誰與歸適元吉請記予因次第其語俾亟于齋辟

撫州府學重脩記　　柯潛

皇帝光復寶位以來屢詔天下有司興學以崇化本而學之興能稱　上旨者蓋鮮吾莆周君瑩以水部主事擢守撫郡既至首謁夫子廟退而周視學舍皆弊陋大懼廢墜教基遂諗諸寮佐以公錢修之廟自大成殿東西序戟門靈星門學自明倫堂以及肄業之齋會饌庖廪之所工繕材良各得其度至於文昌樓洗墨池皆治以為高明息游之具蓋往來之人莫知其經始而特見其成既成教授李慶以書來言曰撫郡在唐時惟有夫子廟天復二年刺史危全諷立

也宋慶曆間郡守馬尋復增立學其制始備是後屢
壞而屢有修之者然率皆苟簡修未幾而壞隨之未
有如今之既完且固爲可久也願有記余觀理財聽
獄與凡起廢決滯之方皆世吏之所用心以爲才者
也然非為政之本用心雖勞而治不效則怒而號曰
何民之難理也獨未知君子之政有易勞以爲逸去
難而為易者焉興學教士是已盖人之起居飲食動
作至於修身爲　國家天下皆自學出其教之也有
師友之資有勸懲之則積而至於歲月之久其化之
行則紀綱修明其材之成則公卿大夫百執之選得

其士其居常也閭閭秩秩可挹而親其或臨大節也浩乎不可推奪彼瑣瑣世吏之所用心者其效曾有是乎故古之良吏載於史籍者多而文翁之守蜀褎然為首稱也周君讀經書志精於詩達於政世吏之所趨向者不暇為其棄不務者則先之故朝至郡而夕舉興學之政以作士民文翁蓋不得專美於漢也郡之人登文昌之樓以望城東有堰隆然將復合乎則為我謝周君曰是乃天兆嘉祥以彰知本崇化之政黄霸之謂第一流人物復出矣余於是時尚有以頌君者姑為之記修學之成使刻于石以俟

刑部廣東清吏司題名記　彭韶

國初元風未殄民嗜刑憲時雖放古設六曹稍更刑曹所轄都官比部之制分為浙江江西福建山東北平四川山西湖廣廣東廣西河南陝西十二部其雲南直隸陝西部後更曰清吏司凡以屬廉節盛任使也永樂間安南內屬置交趾司又析雲南四川之夾為貴州置貴州司而北平陞為北京始置司後廢合十三司司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二人或三人四人當是時官置在金陵而北京設行部　車駕巡幸文稱行在官以從羆則否無常員至十九年辛丑

北京告成乃置曹司一依金陵舊制後加以行在又廢交趾而雲南自爲司方定都之初百務草剏率皆權寓莅事今城隍廟西惜薪司俗呼舊刑部是也正統辛酉改建於此始去行在正陸曹之名而金陵謂之南京官聯如故然其主事僅一人而此則定員三人并正副郎爲五人而選任甚嚴數十年來政平訟理君子謂諸公有助焉成化己丑冬予承乏廣東司郎中且二載自愧愚陋夙夜不遑思欲師服前輩之典刑以庶幾其萬一然而日月于征流風漸邈甚或不能舉其姓字者況於擇而從之乎乃謀同寅員外

郎綏德蔡君文瑞主事山陽葉君崇禮三河邢君汝敬平原陳君子義稽諸故牘質諸通人得永樂十一年以後自郭公文而下凡若干人或以德望鎮俗或以勤敏舉職或崇學問或明法理或死王事或恬靜勇退行雖不同然其所以師予輩者豈不既多矣乎於是書其姓名爵里拜歷履歲月大槩列于素屏以朝夕接覽焉嗚呼繼自今尚其知所畏哉毋使嗣來者多前人而於予輩不足也

鐵漢樓記

前人

賢人君子聳聲名於霄漢之上而能服乎當時信乎

後世豈聲音笑貌所能為哉誠而已誠積之久則著而明凡同是心者孰不信且服哉不然無是心者也非人之所能為者也宋至元祐號為多賢温公在致府東坡在翰林元城諸人為從官可謂盛矣然當熙豐之後循再實之末於是紹聖繼之奸相嗣厄群賢盡斥元城劉先生始落寶文閣待制知南安軍道改提舉洪州玉隆觀本軍居住先生遂奉毋夫人來寓寶界院又改少府少監未一年復從嶺南瀕危數肆初心不變東坡推服之曰真鐵漢也後雖召還終不能安於朝屢斥以死死二年宋有金難嗚呼此豈人

所能為哉想一時君相非不知先生之為賢然畏忌之以為阻吾為妨吾樂耳其心固計曰天下全盛安喪可治何藉彼迂儒輩於是君自聖而臣自賢馴致禍變不可救藥所謂樂者竟亦何有而先生之道則昭然於後世矣南安舊祀先生於寓賢祠而寶界未有聞成化戊戌東海張汝弼來為守暇考圖志得之嘆曰先賢故居其可廢邪適院之右廊樓毀撤而新之于時冊都山民獻梓木一章長九丈徑三尺數百年前物也冥符期會衆咸驚異既以成是樓題曰鐵漢蓋先生至是始有專祠使來請記噫韶何足以知

先生然竊惟名世之賢其道有三曰合內外一患難齊死生盖常變始終之極也志在責難巳有愧辭是之謂欺先生忠孝正直言行一致未嘗有毅色貨利之好是用獻忠效職吾無怍焉內外不合乎持論從容臨難失措是之謂誕先生遇惇三貶官一再從惡地過京又連七謫曾無望焉患難有二乎死生危迫犄者或懼先生於豪判之來檻車之徵談笑處之生死不一視乎全具斯道以立於世非至剛者不能東坡之言豈欺我哉抑聞先生學於溫公公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退而隱括七年而後可然則先生

所立之卓其誠於中形於外𡚁後之欲學先生者有所依據矣茲郡人士宜因太守之表章學先生之所學他日登朝小用則師斯人大用則用斯人

興化府重修城隍廟碑　前人

城隍廟何祀一郡所司保障之神蓋后土氏類也令凡官寺皆立后土祠郡若邑皆建城隍廟其義一而已矣人庇乎神神倚於人人之所行不負幽明則默與神符吉無不利自有得福之道焉苟孽自己作獲罪無禱則冥冥之中似主判者之我棄矣非為人敬慢而故施愛憎驚動以禍福也地方升降盛衰之機

大約因人而致其類是夫興化府城隍歴代有廟
國初因之號神為監察使民由之而不知蓋顯其威
靈陰翊王化是猶神道設教之意也後止稱城隍之
神　詔頒示天下蓋正名定號以一民聽是乃敬事
無謟之戒也廟有塑像見者肅恭先儒論山川之神
雖於像設則此城隍之像若亦可疑嘗細評之今夫
隆者為郭窪者為池四環而高深固為城隍之像矣
然人之仰畏不于其形而于其神既神目之則必想
其容儀思其動靜精神會聚靈感斯通切意焄蒿悽
愴中若有接於視聽之頃其神之昭著乎塑繪從之

而生殆所謂義起不得專以高深狀之矣神之廟室創自洪武庚戌修於宣德庚戌堅久壯觀惟抱廳未備月臺未闢及門制卑陋廊廡淺隘歷前政未之有改每當舉祭或遇霖潦內外湫逼吏長苟且具事神罔顧歆郡以不寧弘治二年冬郡守丁侯鳳儀朝正于京同知府事仁和朱侯士容新視篆謁廟惕然自討曰神明所宅過陋失中匪儉祗辱府雖貧不可不先治是然亦不可歛怨于下乃即罰贖之入節公用之出矢心弗他久而益虔貿石市材鳩工命徒以來歲庚戌春興事蓋廟始建至是恰十周星矣理數還

復聚劉嶼異適指當蔵王侯存敬代為守饒平翁侯行道補郡椎相與從臾之踰年落成廳前增抱五間兩旁增貳間皆形如捲篷加闢月臺為尋者二東西廡舊十間今南北各增間一後增架一前中各建一遷室甬道橫其前綿亘上下外為大門增舊為三甍牆兩端如眉中為次門循舊為三而增建屋六間左右連甍屬于兩廡丹楹藻梲曲欄堅楚凡几案器皿之屬一新如儀周阿峻整寬可容衆幽可避氛遠望即觀稱神居也當祀時守佐率屬行禮政平人和神心悅懌屢降休徵于今四載歲獲豐稔家用平康于

歸休見之亭中書舍人林君季享及諸士大夫請曰此非役也宜垂後盍筆諸碑遂特書而繫之詩曰

赫赫城隍主司保障祀典有嚴與情歸嚮福善禍淫執樞默栯不言而化旁孚遠暢廟貌言言式示崇尚門廡不稱曷為氣象賢侯戾止有作斯倡輪奐則新神居益壯祀事孔時錫我嘉貺歲有常稔人皆無慝報施罔輟功用莫狀左賢右忠並峙郡堂尚佑來者無斁多讓

王修撰墓記　周瑛

宋廣德城西五里許王修撰墓在焉修撰故台州人

姓王氏名叔英字原采仕建文朝爲文字官素有氣節未幾

文皇帝南巡原采募丁壯質慮遂自經死死時嘗自爲贊曰生既久矣未有補於當時死固徒然庶無愧於來世又賦詩曰人生穹壤閒忠孝貴克全嗟予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纒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嚥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邈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慎勿稱希賢尋有

詔治姦黨其二女赴井死其妻繫獄死人為上其所

賦詩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乃置不問初原采
將死以書抵祠山道士盛希年曰可葬我祠山之麓
希年卒收葬之葢原采同希年台州人故托以後事
正統中少師楊公士竒始題其墓曰嗚呼故翰林脩
撰王公原采之墓又爲文以祭之曰嗚呼先生之學
聖賢是師先生之行綱常是持先生之心金石其貞
先生之志霜雪其明浩浩歸全乘雲翩翩我懷先生
崇山長川桐川之藏既固且深遙致觴奠神其來歆
葢原采嘗薦士竒建文朝事定故及此原采死無後
墳墓翦爲丘莽所可識別者僅有楊公之碑而已陝

爲進士時嘗聞其事於其鄉縉紳及宦茲土乃以特
羊祭於墓訪諸故老得其遺事爲詳云原采入廣德
未久 車駕渡江群臣出走原采募丁壯番上遇兵
部尚書齊泰來奔遂潰歸原采死時年未四十蓋其
見義之明殺身之勇處事之不亂殆由素養非若一
時忙迫失據計出無聊自經於溝瀆者之比也因念
其行義之篤固有 聖朝所不諱者乃爲脩治其墓
幷述其事以告後之人或議曰天命已定人心已歸
子表章 先朝舊臣非罪耶瑛曰凡忠臣義士皆各
爲其主耳原采仕建文朝故忠於建文若仕 太宗

則忠於　太宗也必矣況兩朝天下皆
太祖高皇帝所經營之天下兩朝臣子皆　高皇帝
所培養之人物也辟如天地分為四時凡禽鳥應候
而鳴者雖有春秋之異要皆造化中物未可舍此而
取彼也議者謝曰子言是也麗牲有石其鑱諸

洗心亭記　　前人

姚江之上有華氏世以讀書聞華氏佳子弟曰福
字廷禧少讀易廼取易大傳語名其亭曰洗心成化
甲辰舉進士丙午出知臨川縣臨川撫屬邑也于時
為撫長吏廷禧每以政事相咨稟道術相訪問有相

成之義焉明年丁未予改郡鎮遠因請記其所謂洗心亭者嗟夫自九師說興而易道以晦學者遂不識心亦孰知所以洗夫心哉夫易天道也其有迹可見者曰蓍曰卦曰爻蓋圓而神者蓍之德也方以知者卦之德也易以貢者六爻之義也此三者潔淨精微之至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蓋寂焉而莫窺其有感焉而莫測其用隱之至也學者要必先有以探陰陽之蘊通神明之德窺見天下之至隱以其潔淨精微之教洗吾穢濁雜亂之私然後用神以合蓍用知以合卦用易以貢以合六爻之變而於天道無不

合矣是知聖人所謂洗心者不待洗而洗也學者洗心要必有以洗之而天道乃得也華君勉乎哉三古四聖之心其緒微矣王輔嗣韓康伯輩岐天人而兩之而以茫昧荒忽談易遂使經生學子無所依據以為所自入之地識者恨之程子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朱子曰用應始有體該本無吁至矣微程朱氏吾誰與歸亭在華氏居第之左偏高若干廣若干無雕刻藻繪之飾作於某年月日成於某年月日記作於予改郡之明年三月二十有八日

壺中丘壑記

鎮陽有怪石禹貢所不載者弘治庚戌夏季弟敬叔來視予一日入後圃循讀騷臺而東見有礧砢伏莽中者發之皆怪石也告予曰兄癖類柳州性好山水藉此為山凡諸形勝可不驚遠陟危而得之矣予曰善乃稍稍為正中峰分左右麓伏者起之滿者虛之對峙者差互之直往者迂迴之於是立者為峰側者為厓深者為洞空者為谷復取蘭菊竹木分植上下然後歐陽子所謂欝然而深秀者次第而成山成復杵地而窪之覆水其中命曰勺湖予曰此非誣耶季弟曰世固有以小為大者越人賈汝易嘗言其郡有

秘圃湖僅大如梡此之為湖孰曰不然復命家僮縛茅為亭取蔽風雨告予曰昔王龜齡嘗記其第所謂笠亭者此得無近耶他日予登焉見夫所謂山者微尖寸碧掩映林麓宛然如對太山華岳又見夫所謂湖者輕瀾淺波拍滿涯岸恍然如臨震澤洞庭因題曰壺中丘壑進季弟而告之曰夫天下事有實體可據者是謂之真無實體可據者是謂之幻世有以幻為真者亦有以真為幻者以真為幻此妙識也妙識入於無故不有其有以幻為真此俗識也俗識膠於有故不知夫所謂無者然此二者為說皆非也是蓋

有所纏繞強自排遣耳君子則不然君子之於天下也不離物以自高不嬰物以自病以天下之理應天下之事其中廓如也季弟作曰因丘壑之談而得處世之說請書以為記

重脩莆田縣儒學記　　前人

莆置縣自陳始置學自唐始唐學建置歲月不可攷而前志謂夫子廟額唐張九齡書故知自唐始入宋始建郡郡學建置修造歲月姓氏歷歷有記可攷而縣學無專記　國初吳四輔源及近時林都憲俊皆有學記然皆修文廟而以學附見非專記也今考其

大較宋紹興二十年教授徐士龍改造軍學而附縣學於文廟之東僃歲久傾敝元至順二年辛酉乃遷建于薛公池上今學是也　國朝洪武初知縣任益王文焯相繼修學益造明倫堂及大成殿文焯創造後堂曰進修及新會饌堂建櫺星門與夫米廩此其最著者也夫縣學始于唐重造于宋遷于元修于國初亦多歷年所矣凡物久則敝敝則更更而復始恒有待夫人焉前守王公弼修文廟已議修縣學未就而卒今守南陵陳公效繼來而一時二守南海談公經通守順德曾公師孔節推金陵羅公鳳亦相繼

以來是數公者皆出身科第留心學校無異同者時
饒平陳君憲寔掌教事蒼梧汪君泰分掌教事乃以
脩復縣學為請陳侯慨然曰吾責也遂欲縣吳侯遠
以進士知縣乃籍官帑所有上之府得本府縣共經
畫銀二百二十兩前推官詹公瓘經畫銀七十兩邑
有義士曾崇賢者嘗捐銀五百兩置租二百五十石
以供郡縣學費至是稽其租入得銀四十二兩陳侯
擇監護務公可者謂莫若曾崇賢乃委崇賢弘治辛
酉建明倫堂五間大門三間東西廊各三間堂下築
月臺臺下築甬道壬戌又作後堂五間穿堂一間及

即諸生林禎黃文舉所復射圃地作號房以宿學者
共二十二間宋有顯道式穀二齋後人易以進德修
業建講堂之後前教諭程君鳳儀苦其隘狭乃別建
屋于薛公池東西東為進德齋西為脩業齋移洪武
中知縣王文焯所建詠歸亭於脩業齋之前復建亭
於進德齋前曰樂周以擬夫詠歸焉者戊午歲雨不
止池水泛溢亭傾齋圮至是繕治復舊規焉學庠衆
謂不可以無記二文學乃來徵記於瑛瑛謂　國家
興學校作養人材以孔子為法孔子述典憲垂教萬
世以人倫為大人倫匪他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

其目也孝慈仁敬撃別友恭信義其道也易詩書春秋禮樂皆其具也具在是矣必相與講習辯論其道乃明道在是矣必相與體驗踐履乃有諸巳此人倫所由進治化所由成也若徒虛文以售于有司媒利祿以詫于鄉里此非孔子垂憲之法亦非國家作人之盛典也瑛於縣學方疑所自始今日修復而久之者知自陳侯始攺㪚軸更教夫人者請自陳汪二先生始

寒栖館記

鄭紀

武夷之山環轉九曲溪流因之曲或三峯四峯或五

峯九峯凡爲峯三十有六皆奇石險恠峭拔磽礐不類人間境天下山川不可盡知在閩中則此其第一也宋大儒晦菴先生愛其幽深靜寂不襍塵世乃築精舍于五曲隱屏山下以爲講學授徒之所九曲適中處也視諸曲山水頗爽曠衍沃而奇古過之舍之旁有堂曰止宿曰仁智齋曰觀善舘曰寒栖塢曰石門亭曰晩對曰鐵笛庭廡内又有丹爐藥竈溪岸濱則有釣磯漁艇布列左右一時諸儒聚會講道游息著經釋傳上復孔孟下輯周程繼往開來自周而下僅一再見實關天下萬世斯文之命脉亦武夷山川

一時之遇也先生歿精舍而下駸以頹圮　國朝
正統間先生八世孫詢等復建書院三間于故址像
先生其中左右各翼一室自隱求堂而下則蓁莽焉
成化間崇安張君銳又建屋三間於院庭之左以為
士大夫拜謁者更衣休息之所方成未扁而去癸卯
夏五月紀與鄉年友監察御史林君貴實同起告中
上京師舟過此山之下因晋而舍茇焉是夜宿于張
所建屋中時正三伏村民家裸於床者汗猶浹席紀
與林對兩榻榻有帳有褥紀初施單衾繼加以夾夜
半又襆他衣林則由夾而旋加綿猶不見溫煖氣翊

早紀謂林曰是屋正先生時所謂寒栖舘也林曰然遂援筆為書之扁于屋之中間使紀爲之記庶見者有所感而隱求諸堂可以因之而復焉紀以天地之氣動則為陽靜則為陰陽為暑陰爲寒則寒實靜之所生也人靜則此心虛明不汨外擾聰明睿智皆由此出由是而制群動鎮萬躁無施而不利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者也先生學集大成足履實地入經筵格致誠正以勸講出郡邑孝弟忠信以裕俗偉然爲千百世儒宗非自靜中得乎紀輩未脫炎暑二寤寒之頃受教深矣於是乎書

固安縣重修城隍廟碑銘　陳音

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寰區詔中外凡淫祠悉皆毀撤其嶽瀆城隍山川社稷之屬稽典禮所宜祀者則正其位號令有司飭其壇壝而歲祀加嚴焉固安縣隸順天府為京畿大邑舊有城隍廟在縣治之北歲久將傾制且卑隘成化丙申邑宰滁陽朱侯善之來下車謁神心愀然不自寧顧政未洽於民未敢遽勞以役乃殫心撫字以為民興利鋤害越明年丁酉大旱禱神而雨又明年戊戌雨潦河溢禱神而水患息民既

蕆侯僃沐神休侯心歆經營顧歲未豐登不欲事土木以勞費乎民會水泛大木浮而至者數十章民又有掘地得瘞錢以白于官者侯顧謂僚佐曰治民事神政之大要今此之物上不耗于帑藏而下不侯歛于民構神祠以荅嘉貺維其時矣乃諏日度地鳩工伐木侯又率諸僚各捐俸以貲襄之適蟊傷稼侯以禜焉禱諸神一夕皆莫知所之尋禱雪復繹應民悅欣忭爭趨茲役經始於巳亥春至秋而落成焉甃砌增崇殿宇增廓門廡森嚴垣墉堅緻黝堊丹漆煥然推新過者咸拭目而加聳敬矣先是已為神樹棹楔

榜曰顯祐坊以臨通衢廟之右舊有八蜡祠亦重葺之其左爲道院俾羽流宅之以事灑掃拂拭侯既刑牲告成父老咸曰是功不可泯宜有紀以昭示於後之人乃走京師求予文于石予爲述其事如右而系以銘曰噫嘻

皇明統有萬方剖符分土重閑固防因丘爲城塹地爲隍皆有神靈默護其疆矧茲固安 輦轂之旁神祠弗飭曷稱瞻望朱侯初宰顧力未遑化成政洽絃誦琅琅廼新輪奐廼翼宮牆歲時禋祀於薦牛羊神祐下民時雨時暘大功不宰遐邇播揚勒石昭遠曷

云可忘

皇明興化府鄉貢進士題名記　黄仲昭 見本傳

永樂丙戌莆郡學嘗立進士題名之石閩叅政瑞安楊公景衡記之然鄉貢及進士參錯並列歷歲既久後來者無所於書今教授廬陵王君鏞謂茲石之立所以表著前人風厲後學不可無繼也乃謀於郡守貳諸公析進士別爲一石考其履歷大槩而併刻之仍以楊公之記弁其首復樹一石專勒鄉貢氏名而屬仲昭爲之記仲昭世莆人忝與名茲石亦欲有以告鄉之來者且自警也遂不敢以不文辭敬記之曰

吾甫科第昉自唐之貞元然迄於五代僅十有三人而已宋三百年間舉進士者九百七十餘人預諸科特奏者六百四十餘人其間魁天下者五人登宰輔者六人有文武拜魁首有魁亞聯擢者其盛極矣然此未足深羨也仲昭獨慕其時元夫鉅人相繼而出爲宰輔則相業光明宗社嘉賴爲諫官則議論忠讜夷夏知名或侍經筵則盡啓沃之職或司民社則效撫字之勞臨大節則蹈鼎鑊而不顧決大議則觸權奸而不恤有倡關洛之學而丕變士風者有紹考亭之緒而深入理奥者雖所遭不同所就亦異而其純

正篤實之學崇偉光大之行皆卓乎其不可及也當時稱吾莆之盛有曰地不大於曹滕俗已幾於鄒魯其謂是歟有元九十餘載俗淪於夷豪傑之士出乎其間者亦衆矣然終不能如宋時諸君子之盛也我太祖高皇帝奉天明命汛掃萬方乃更定學校科舉之制作新人材用臻至理　列聖相承益隆繼述百有餘年于茲莆之歌鹿鳴而升春官者日以益盛有祖孫父子兄弟相繼者有父子叔姪兄弟同升者合八郡解額吾莆佰得三之一比年以來位六卿列禁近中外臣工有以清修端謹奇偉磊落名天下者往

往多莆人也其復宋時諸君子之盛殆亦權輿於此乎亂是登名茲石者皆當爲莆自重其立朝也必求如古之所謂大臣其治民也必求諸古之所謂循吏世道隆平則崇禮讓勵廉恥表然立天下之軌範萬一不幸則抗節義死忠孝毅然樹　國家之楨幹使他日論人才之美者必先吾莆稱風俗之淳者亦必先吾莆則吾莆果復宋時之盛而號於天下曰鄒魯文奚愧哉若徒誇科第之榮侈爵祿之盛而以爲儒者之事業止是而已則非仲昭所望於莆之人亦豈賢守貳師儒所以表著風厲之意哉是爲記

守株記

鄭瑗

淞江陳君幼業儒頗有志取科第既壯忽慨然悟人生適意之可樂而區區軒冕不足榮也遂取韓非子釋耕待兎之㫖著號守株子將隱處終其身焉君之言曰天下之事無其理者不可徼其必得有其理者可以覬其或得鑿泉於地出火於燧隨取而獲如探諸囊而貿諸市者惟有其理故耳若鑽燧而索水坎地而覓火即不復有是理矣故宋人守株而待兎世所鄙笑以為迂且拙者吾意獨不然以株為無兎則曷為昔者之獨有也夫以昔者之獨有庸詎知繼是

之終無也然則株之有兎不可謂無是理明矣既有是理雖窮日力以須其再獲亦不可謂大惑也以為大惑者時俗計功欲速之心也一有意於計功欲速則詭遇以獲禽舐痔以得車乘不為矣吾非不知為是也顧有所不屑焉無寧守吾株而已矣兎之獲不獲非吾所當預測也其友鄭瑗聞其言而韙之曰篤哉守株子之志也愚公移山精衛填海徒取其有志爾焉求其必得哉昔漢陰丈人非不知鑿木架梁之便也而卒不憚於甕汲圬者王承福非不知熱功厚享之逸也而竟不更其素業居易以俟命固君子所

取也守株子於是乎賢於人矣因稍緝其語遺之俾歸以為記

三功祠記　　林俊

正德庚午予起征藍道夔之下關所謂白帝城者閻其祠公孫述也予曰越矣哉非鬼之祭也古者慎制祀以為國典無謂加典為非宜況賊與而神祀之倒持綱常蔑名教乃爾可慨矣方述起成都以輔漢為名乘亂稱帝馬伏波見而少之曰子陽井底蛙耳故不受偽命專意東方用能佐世祖立功異域為中興名臣而述竟漢賊以死述可祀則漢莽可祀晉敦可祀

他日藍鄙亦可祀亂賊之臣亦何憚而自沮耶嗚呼
世道大關也政而系之教焉淫祠之當毀有先于是
者乎常恠述生盜名器既誅死猶土偶南面繆竊血
食者千數百年少陵東坡徒寄春秋之筆而諸葛武
侯張忠定范忠宣事任是方猶未及是正意者將有
待于今耶固世道者之責也既命毀其像易其額為
正所宜祀者土神江神而伏波亦與焉昔共工氏之
伯有九有也其子后土氏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書
曰宜于冢土下闗雖一里之社土之人其世依以生
也川澤以出財用而祝融玄冥河伯江瀆具在祀典

潞公所修益州江瀆之祠故在也書曰望于山川闗又江之襟喉民寄命至要也皆蒙被功德所宜報而祀而以告以祈又胥聚于此焉若乃炎精中微奸僞移柄當是時述能如援擇漢胄自依則述將與胥鄧等伍望蜀之萌何自而起蜀之赤子何名為從賊浮橋覆溺八比之慘亦何因而至哉述名教罪人貽蜀人之禍至于今為烈也故毀述而進伏波與順也亦祀典也嗚呼君臣父子天地之大經也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無赦者況于叨討賊之權者乎植人心扶世教毀賊述之祠以嚴討盜之端道之大閑若此無

謂然乎哉是秋仲月莆田見素子林俊記

槎村范氏祠堂記　前人

范春秋時晋士會釆于范遂因為姓至履冰相唐以顯其後居嘉州則文正忠宣文肅居長安則忠文石湖尤顯者居豐城自平始履冰六世孫也子姓繁衍散居鼓墟上郊槎村固庄富銅赤塘聯緋疊紫至清敏為盛槎村派也入　國朝州守東察使鏞大參鋏父子第進士修譜建祠東志也譜屬鏞鏞成之祠屬鋏力未逮也鋏之子貢士珪又成之助以祭之租百石計族之田盈畝十其升出之以供祠費董以族之

材者七人正德戊辰祠成奉平主于中始祖也先祖
則各虛其主祭之日題紙附之畢則燬恐僭也始祖
祀以冬至大宗主之先祖祀以立春各小宗主之祭
畢舉族燕數百年曠祀續之今盛事不可無記珪既
令吾仙則請於予礼謂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庶
制一品二品四廟三品三廟五品二廟適士一庶人
祭於寢宋王珪議平章事以上四廟副相政府至
東宮少保三廟餘皆祭於寢廟惟襲爵嫡子得祭子
孫官微不得祭事竟不行夫五服貴賤同之限于廟
則大夫不得祭高祖士庶人不得祭其祖伊川謂有

服皆可祭一廟寢廟無害祭高祖晦翁以爲得祭祀本意伊川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晦翁亦據行之後疑近禘祫而廢議者謂伊川以義起重本也晦翁以疑廢明分也然禮從宜從伊川也記大傳士大夫大事祫及高祖則未甞無祫也先代始爲飲食亦祭而始生不祭非人情似未害爲禘也夫物品之豐殺貴賤自分因心孝敬其未始異也惜宋巳無定論伊川謂無可考予惡敢臆說哉然近世高祖之祭家行之合族非祭無以致其聚故先祖始祖之祭族行之所謂無可奈何之法也而易廟名祠同堂而異室則

亦不失祭寢遺意而范參以專主暫主名分尤嚴蓋又合程朱而折衷者可為族祀式矣然有屬者渙則萃萃則觀將無多行可法與已不自愧而人愧之者乎與斯祠者歆均此而無彼也載德象賢又將無私淑文正忠宣忠文為烈者乎若石湖閒有餘喙則斯祠也崇對越聯踈戚廣孝愛寓規箴可無徼乎可無畏乎范嗣茲益有聞矣

陳先生石齋祠堂記　前人

白沙陳先生石齋之崛起南粤也不階一命甘韋布以老薦書連絡迫部檄不得已起起而又去

憲皇帝知其賢特授翰林檢討先生受不辭又去竟
未嘗一日立于朝無得于言無所施于其政以救有
尺寸之功然而孤風遠韻上溢旁流蓋一世而仰服
之身領者神降聞風者意往賢者式不賢者愧以阻
且化椎埋胠篋脂韋淶中之流聽下風而馴素節黜
浮鎮雅名儒高士後先焉先生於名教可謂雨澤枯
水熄焰風奪炎其盛矣乎先生殁于有四年內江高
君大和以名御史來按部惻然曰大賢君子身之所
生政之所臨與凡過化之鄉莫不有祠表先民崇道
化也先生白沙之祠顧獨無立非曠典歟抑非吾人責

歟謀之大參黃君伯望僉憲王君　為立祠堂又
求先生故處會樓而修葺之舊門下士為市田合若
干畝以充祀費侍御君以俊存先生知書來屬記嗚
呼元氣會而名世生在我南服楚春陵閩建安嘗載
當其盛而黃雲紫水亦宇宙川岳于今矣氣之會意
者其時先生蓋當之也先生身長八尺右臉有七黑
子開顙絕人舉于鄉棄而從康齋吳先生學康齋之
有先生猶挺之之有康節先生始求之博久之曰雜
矣又求之靜久之曰偏於離晚老而超佛老張宋二
夫子先迷而後獲也遂以宋大儒為依歸其立志甚

專篤道甚勇涵養甚熟德器粹完脫落清洒以獨超
造物牢籠之外寓言寄興于風烟水月之間與天地
同流擊壤同其自得舞雩相始終焉先生之隱與楫
施之大致于是具矣侍御君首及是舉其風神意氣
有相感乎二君相成亦具知其趣矣正德甲戌春仲
莆晚學見素子林俊記于雲莊青野

毖齋記　　前人

查君原博在童孺時獨撿押不狎戲尊府主事翁一
愚擇所宜諸子授之遣從祝郎中惟貞遊祝君遂大
器之學成取進士爲主事吏部上其績　天子褒嘉

之尚加毖懋見之制詞者如此而一愚翁之義方祝君之心授率無易于此焉君取毖以名其齋以上本工事之訓以持循而致重也視臯吾閭謁予雲庄求記君樸訥沉求剛中而柔畜實過於華有毖道焉按毖慎也以修對則約以怠對則敬滿對則謙疎對則密夫約則鮮失敬則吉謙則受益密則不至害成蔽以一言畏而已慎所以繼畏也易震之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恐懼畏也修省其慎也君子有所警懼修正其身思省其過咎而改之有周身之防有克治之勇有制事決幾之豫有所畏有所慎也無所

畏惡不至哉自夫淫營飢飽勞逸之無節病入之然後實腠理固元陽始不慎而終慎也抗懸流爭怒峽蚪泝以濟如砥之川而舟溺焉險則慎慎則濟夷則不慎不慎則不能以濟戒慎之功其容斯須離耶治身如治疾防欲如防盜臨事如蹈虎涉氷如張機審括無敢有苟焉耳夫然後存省功密日改月化優入君子而無難若處若顯委時命而聽之無容心焉棲奇節遝古風發彪炳之文以茂弘光偉之盛誰禦哉君曰謹受教

兩浙提學書院端範堂題名記　陳仁

分職廉訪觀風類兩所署以學名所寓以書名所出政以端範名名之學之書有所因也不覺為異名之端範無所因也若高以自標然有所取焉且自懼懼人自強強人約　聖諭端揆範一言以蔽期弗違乎崇養至意然則以是標為目以紀其人而名之其有弗與者乎我　國朝誕興文教作成士類崇大學校以師承之至正統時復綱維是南北二畿以御史各省以臬司副使僉事授之璽書深惡侵職之臣弗與之俾專且重專則難徒自誘重則思強其力以求勝要之無忝厥職則固有在焉故於視事必尚一

門牆闢一路庭以肅進趨以恪藏脩今茲備美始于弘治己未亦既立石以歲月之其總臺署次先有刻名石亦既爵邑除拜叅錯群寀刪矣復何為乎是題義固有取無無見為重復也昔在儒先文献是崇金石有言厥惟雋矣其見於名世之賢則凜凜乎楷議忠詐直回三四語後世踵其事因其意政不必家自論議夫標其人不顯暴其跡至繫乎人心之公醜好自別以榮以辱以予以奪則又不可移易是亦厲世之一端也今之所取則不盡然前乎吾事其事者蔽實俱稱無不善可議後乎吾事其事者聲實俱稱無不

善可議前者既賢難乎為後後者亦賢難乎為前此吾恒栗栗焉惧夙夜祗畏無敢自暇逸也或曰子以子之前毅實俱稱固矣後乎子未事其事曷從而知之曰吾以吾之前之賢而知之其性同也吾以吾為前之後而惧弗稱則又知之其心同也吾曷為不惧乃若磨礲雕鏤鲜次宿羅則援據前修而不為異稍值監觀幾萌激奮則義善將來而有於同若但云踵媸妍形彰癉足寫則皦皦嶢嶢無補汚缺而指摘瘢疵洗索瘢垢則亦何取於是刻哉此予之意也此石之所以立也

重建烏巖灘伏波將軍馬侯廟記

彭甫 字元岳成化辛丑進士官廣西提學僉事致仕

弘治己未冬先總督鄧公有事廣州遂道橫州至烏巖灘謁伏波將軍馬侯祠慨其圮壞遂以軍門餘貲屬先知州事俞文煥爲之且命索記於予明年公歿文煥亦去而其事未究也又明年辛酉予試士于橫今知州事何璋進曰伏波祠且完請記歲月以圖不朽且以畢公志焉按漢史光武時交阯女子徵側徵二反寇略嶺外而侯以是時拜伏波將軍督樓船由合浦緣海而進隨山刊道破賊于浪泊上尋斬側二

傳首洛陽又擊敗其餘黨頗外悉平侯之封自茲始也侯所過郡縣輒為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民德之為之立廟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與然廟不立於郡邑而獨於山川險急舟楫往來之處蓋侯為人慷慨明爽必於是乃可以妥其靈且俾四方之人自是過者皆有以知侯功不獨一州一邑之人知之而已或者昧其本旨以為侯之神利於濟險舟上下懼夫勢往往匄匄乞靈以徼一時之幸其配食左右又皆淫僻之神其為媟瀆亦甚矣夫死生禍福自有定命侯能奪天之命而移易於其間邪況生為正直臣死當為正直鬼苟不

問人善惡徒以禨禱之故輙陰祐之使之去禍就福是豈侯所為哉若夫歲時饋奠牲醪豐潔廟宇崇奉此則食土者之職所以報侯而不容或慢者也是廟以某年月日始事越某年月日告成規模宏爽視前趾有加而簷楹矯舉丹堊鮮爛又皆昔之所無松桂幽陰歷窔迥絶侯巋然南面凡非祀之神一切屏去灘舊以烏巒名今從宋慶曆間知州事伍粹更正為烏巖云

蓮峰石記　　陳伯獻

出莆城西四里許有山曰象峰自西南數千里博換而來其支為太平岐而為梅峰為烏石而城峙焉莆

文物之盛迺山之鍾也山之腰爲石室其巔則有石如芙蕖高數丈袤數圍瓣纈突崛朶蕋亭聳清而奇幽而壯離列而坐可十人石北則山坪有田數十畆于貲之因築室以居時至石上盤旋忘歸石常蓄雲霧或値㝠晦則茫然如汎太乙之舟駕鴻蒙憑灝氣與造物游天朗氣清俯視城郭村溪畢效于前若垤若穴若簇若練若聚米若堆瓦聚睫而望大海横于東凫山環乎北壺公峙于南縈青繚白莫窮其曁然後知是山之高峻爲莆之宗而石則山之宗也予嘗質諸士夫或有未知者或知焉而未之奇奇焉而未

之至其至者樵夫牧豎耳樵夫牧豎至之而未知知之而未奇然則知之奇之至之者非予其誰歟予又謂是石有君子之道三焉其聳峭拔起下伏諸峰則有特立不群之操其燁燁如進不為仙翁佛子之宮是有潔身自隱之義其爲文物之宗能使士夫不知而不奇是無競名表襮之心皆可取也使其置諸中州京洛之間吾恐薦紳遊客嘯歌吟眺敷揚讚嘆之不暇大華不能專於雍九華不能擅於池矣今棄於海濱而雜群峯之囿宜乎人莫知而莫奇也予汨沒於時蓋深有感於是者遂為之記

遊西山記

高江 字一夔弘治癸丑進士官終湖廣按察使

始予抵京師則聞西山之勝雅欲遊而未暇也今年夏姻丈周章甫邦立二先生將南還乃拉予及陳玉疇柯其孝尚彬三君子約以五月廿三日偕往而托錦衣陳廷璽先彼供具偶廷璽之甥吾鄉林蕃仁亦會焉凌晨騎出阜城門里許外皆沿溪行林木掩映恍然如入江南西抵大潭涵泓渟滀色深如紺上有龍王祠旱時禱雨處憩道傍小庵見壁間有次尚彬之尊甫學士公詩者因記其韻又數里為西湖荷尚未花而葉香襲人雜以蒲荇蒨蒨可愛有鷗鷺數群

來往水際如與遊人相狎湖之盡為功德寺外有三
廢臺問之知為元人遺趾主僧出迎禮甚恭因隨詣
諸佛刹循兩廊行壁堵繢畫俱極閎麗登浮屠頂東
望城闕隱隱如雲霧中出從前堂有松栢百株拳曲
樛結風籟泠然又里許為華嚴寺鑿山為洞上下凡
五處深者二三十步淺亦不下十餘尺有石榻可坐
於避暑最宜然地陰氣溫且幽邃懸絕入之莫不
眩且駭山下有泉散出亂石間噴薄沸湧少遠乃匯
而長演迤徐去手掬飲之甘香冽異他處寺僧云中
宮間取以供御日既中廷璽乃就僧舍設饌酒酣或

奕氏射傾倒真率適而不宜衛侍復攜壺於旁之王泉寺登望湖亭歷呂公洞其間為緇黃之廬者五六處皆面水依山相比而居其景勝大都不甚相別是夜還宿於華嚴明發後西行則石路崎嶇十餘里乃抵香山山益峻招提在絕頂閎麗與功德寺相埒下有泉甚冽疾因泉為池飼金魚百餘尾投以餌皆出浮水面其南傍有丘巨石二對立垂首瞰如蝦蟆狀石下二井相去丈許水深才三四尺俯手可得望見底沙石歷歷可數不竭不溢近寺之家取給焉亦靈泉也蓋自此抵城三十里二日之觀惟此為最聞其

上復有元通寺尤奇峭而僕馬已倦且西北有雨意不可復往遂舍舊道取捷而還是行凡得詩共若干首雖一時之作不能盡工然亦可以見茲遊之不虛焉耳二周先生因衰而錄之而以記屬予夫山川之勝亦因人以傳往時右軍之蘭亭安石之東山六一之醉翁亭皆僻在一方而至今稱之以有三君人也是山獨椎峙都下四方之文士至者無不遊遊則無不賞且歌詠之其為遇當在蘭亭諸山之右然自餘年未有以人稱者豈以近而不尋耶抑未值其人耶因附書之且以待後之遊者必有為山靈解嘲也詩

中有閤字韻者皆次柯公今年為弘治戊午歲以遊
之後又六日北谷野人高某記

林氏錫封記　　李廷梧

正德己巳四月今叅軍林毅齋先生獻甫順天通判
三年之績于朝既考最還職吏部復以推恩為請
制曰可於是封母姚氏為太安人是歲臘月望屬壽
至前時太安人壽七十有七乃大合姻黨拜迎如禮
翟冠朱服坐堂上開宴受賀酒再行客酬而進曰惟
太安人朝夕劬勞訓廸厥子宜其有茲榮請以為壽
太安人歛衽對曰嘻匪予克顯緊廼父之訓惟迺人

率德廸善曰為可繼也才可輔世長民乃止一校始終教學罔敢怠膏馥及人曰吾後世其興乎囊槖枵然而藏軸盈架曰惟後之貽今　天書臨門顧弗逮諸君乃以慶予予何德之承客曰惟父母於子也雖均於教不能必其成子於父母也雖均於養不能必其壽參軍清雅該博檢身如處女宦轍所至咸能展采錯事士大夫之望歸之是雖先府君寵靈亦太安人協輔之力也太安人懿則茂著榮壽並臻是蓋天之所以勵世旌淑　上之所以命德勸忠非無脛而至者矣顧猶謙讓弗居何耶太安人聞客言詞色漸怡

客又進而言曰吾聞福輕如羽莫之能載太安人中
年喪所天調辛甘定寢檖以待天道之終定凡不足
於前者茲將補之而靈承謙受不懈益虔衆軍翌翌
小心壯老一節于以戩滋至之休將見天之錫嘏也
俾臧俾熾　上之錫命也至再至三且使世之為毋
為子者皆將於是乎觀德觀孝矣太安人囅然笑曰
諸君、、進予於古之道敢不拜嘉雖然遠固吾志也
惟諸君終教吾子俾敬共厥職以永綏　天子之寵
命乃受爵成禮而退于時家君省庵先生於太安人
為甥亦在賀客之後因書命廷梧曰小子識之客之

爲詞也婉而大信而足徵太安人之爲志也思而不二肅而有禮語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廷梧受教惟謹具載于簡錄其副遺林氏俾志家範

莆陽文獻卷之十二終